

<<月球姓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月球姓氏>>

13位ISBN编号：9789575228736

10位ISBN编号：9575228731

出版时间：2000-11

出版时间：聯合文學

作者：駱以軍

页数：3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月球姓氏>>

内容概要

開啟了台灣下個十年的家族史寫作浪潮！

告別人渣兄弟，自夜闇的酒館離開之後，這一次，小說家調動的是具有全景縱深視角，極其繁複華麗的身世大書。

開枝散葉卻無法落地生根的無頭身世，斷尾家族。

迷宮中的將軍，沙漠? 癸迅瑋瑣m隊，離散後孤懸的姓氏，生殖戰場上被吞吃殲滅的家族系譜.....

索隱、拾遺、拼貼、縫補，小說家匯集零碎布頭，亂針刺繡成一條身世百納被。

是無身世者的夢中造鎮，無地圖者的海上豪華旅館，經驗匱乏者萬花筒轉輪眼重瞳複寫出的家族遷移神話。

《月球姓氏》，開啟了台灣下個十年的家族史寫作浪潮。

<<月球姓氏>>

作者简介

駱以軍，祖籍安徽無為，1967年生於台北市，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專事寫作。創作力豐沛，為台灣中生代最受矚目的「小說一哥」〔范銘如語〕，長篇小說如《第三個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懷》、《遠方》曾連續多年入選中時、聯合兩大報年度好書，2004年因散文集《我們》熱賣暢銷，被選為金石堂出版風雲人物。近作《西夏旅館》仍得獎連連，曾獲2008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2009年台灣文學獎，並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月球姓氏>>

书籍目录

火葬場
辦公室
超級市場
動物園
廢墟
醫院
中正紀念堂
校園
KTV
夜車
鐘面
逃離
山丘
升官
黑色大鳥
大水
中山堂
夢裡尋夢
機場
公廁
漂流的日記簿

<<月球姓氏>>

章節摘錄

火葬場 有人來敲我的車窗，我驀地從放躺的駕駛座上驚醒。睜開眼的那一瞬間，完全斷了任何關於時間空間的細微絲繩，整個人漂浮在讓人詫異的光亮裡。之前便包圍住的睡眠狀況，除了引擎未熄火的持續抖動，雨刷每隔一陣便呼啦一下拖磨著布著雨絲的擋風玻璃，FM音樂裡一個男人女腔的主持人嘮嘮叨叨和來賓交換著俄國菜裡一些鹹奶油和馬鈴薯、魚子醬這些料理材料的揀選……隱約還意識到，在我車子外邊周圍，來來去去買菜的阿婆們和小販吆喝的嗡嗡聲響……我揉了很久的眼睛才清醒過來。

褲襠裡的那傢伙因浸入深眠而槓得好硬。

來人又敲了一陣車窗，原來是我哥。

我要他上車。

「怎麼睡那麼死？」

「我哥坐上我旁邊的座位，聽不出感情地說：「我敲到手都痛了。」

那些菜販都在看我。

「我們約在這個農會超市的門口碰面。」

昨夜兩點，我哥先趕回去，他怕阿嬤清晨醒來找不著他。

我則和我娘坐在小板凳，在燈光昏暗的佛龕前念經到天亮。

「九點半了，那邊應該開門了。」

「我哥點了一根菸抽著，然後他把菸屁股丟到窗外。」

「怎麼樣？」

「還好吧？」

「我哥說。」

「還好。」

「我說，這時我已把車開上省道。」

窗外仍飄著雨絲，但眼前積水的道路卻陽光燦亮。

我好像還完全無法從那自黑夜延續過來的夢魘般的僵硬情境裡徹底甦醒過來。

小玉的屍體，裝箱在我的後行李廂裡。

我記得在闇黑中，我娘一手托著小玉腰椎的位置，把她僵硬的身軀往箱底盤，一手努力地把她下頷到頸脖的部位往胸前壓。

並且柔聲但慌亂地哄勸著：「小玉，來，乖乖，媽媽弄舒服，來，聽話。」

彷彿她還活著似的。

但那紙箱實在太小，且那時小玉已死了八個鐘頭，屍體整個僵硬了。

我娘甚至還把小玉的頭顱硬往直伸的前肢側邊塞。

我娘的動作在那極暗的光度裡恍惚如夢，也許她亦在那催眠的狀況下，以為自己的手勁如許輕柔，她似乎想把小玉直挺挺的屍身團成像羊膜裡嬰孩那般蜷縮熟睡的模樣。

「媽，我去樓上找個大點的紙箱。」

「我實在看不下去，便輕輕對我娘說。」

我很怕她在那種夢遊狀態下，把小玉的屍體拗斷了。

事實上在她翻弄小玉屍體的過程，我突然迫近地看見小玉的舌頭，像一片沒退冰凍硬的扇貝之類的，整片掛在微張的嘴邊。

我這才確定小玉真的是死了。

我從閣樓上找到一只裝洗衣皂的紙箱，拿到樓下時，發現我娘在黑裡，撫著小玉的屍體哭。

然後我和我娘，把那紙箱的箱底鋪上厚厚一層印了往生咒的黃宣紙，墊一張毛巾被，然後把小玉的屍體從原先的那只箱裡抽出，平躺進後來這個紙箱，再蓋一層往生咒宣紙，最後封箱。

我因為害怕從那屍身持續流出的污水，會留在我車子的行李廂，另外再用兩個黑色大垃圾袋，把那紙箱整個密封包裹。

在這整個幫小玉屍體裝箱包裹的過程，只有我和我娘在那間微弱紅光的佛堂裡沈默地進行著。

<<月球姓氏>>

我心裡有一個想法，即是我身旁這個老去的母親，一定正感傷卻柔弱地想著：這個兒子，在這一刻，又回到她身邊了。

從我聽到小玉死去的消息，趕回家，開了門，要另外那幾隻騷動的狗安靜，然後再開飯廳的門，我娘和我哥我姊隱在香煙瀰漫的氤氳裡誦經，他們無聲地轉過頭來看我。

然後我加入他們一起誦經。

小玉的屍體躺在通往浴室的門檻邊，上面蓋了一床薄被。

然後我哥離開（趁天亮前趕回我阿嬤那兒），我姊滿臉淚水地去睡。

這後半夜，就只剩我和我娘在黑裡，搖頭晃腦半睡半醒地誦經。

我娘像唱誦那些經文的節奏一般地，低聲對我回述小玉死亡的經過。

她說，將近十點多吧，小玉突然從床鋪站起，搖搖晃晃走進飯廳。

「玉是不是要喝水？」

我姊問她。

然後小玉走進浴室，蹲了下來，「玉要尿尿了。」

我娘和我姊便跟過去。

但小玉似乎發現正光著身子在浴室裡的我父親，她抬頭看了看他，又巍巍顫顫地退出了浴室。

我娘她們急了起來，對我父親吼：「爸爸（ㄅㄚˋ ㄩˇ ㄅㄚˋ ㄩˇ），玉要尿尿了，你先讓一下吧。」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在靜止前的那一刻，像慢動作般，所有人的目光停在浴室磨石地磚上，發生的那幾個停格的動作。

小玉蹲下。

尿了一大汪的尿。

然後試著要掙站起來。

可是她卻從側邊直直倒下。

我娘衝過去把她抱進懷裡，小玉睜著眼，打了三個哆嗦，就沒了鼻息。

我聽我娘說著，心裡老大不忍。

我像個浪子一樣把小玉撿了回來，丟給了這個家裡的人們。

自己卻鮮少踏進這家門一步。

光影侵奪，小玉得孤單機賤地和這屋裡的人們建立交情。

我那衰老的父親、我那個性剛強的母親、我嫁不出去而用極濃香水遮掩自己身上一股衰敗氣味的老姑娘姊姊……她後來和他們處得融洽極了。

但我知道她心裡一定寂寞傷心，恨透了我。

沒有人知道。

我是說，我不敢告訴我娘他們，這個以貓犬之形，在我家混了十幾年頭——當初抱她回來的年輕小子，如今已是一個前額禿頂的中年男人——那個小玉，那隻狗，其實是我父親在外頭的女人。

我和我哥把車繞進一家保齡球館和一家綜合醫院的小路，然後，像是某種流光迴轉或從某一敘事段落跳到另一敘事段落的耐快轉，擺動著雨刷的擋風玻璃前迷宮般地換著我們長大後便不再看過的景色：一叢竹林旁邊是一株果實垂纍的芭蕉，一戶鐵皮頂紅磚房門外對著車吠的黑狗、一架用竹竿和竹葉覆搭成的車篷裡頭停了輛黑色賓士、另一個垂直角窄彎撲鼻而上的是養豬人餵水的惡臭……

最後我們把車停在一個打了水泥的空地的鐵架棚前，那鐵架棚的橘紅漆鋼樑上用木板紅漆寫了個招牌「康寧企業社」。

「這裡對嗎？」

我問我哥。

這個搭築在這一片省道旁無法變更地目的荒瘠農地上的違建鐵工廠，竟是我們把小玉最終的送行之所？

我和我哥把裝著小玉屍身的紙箱一前一後抬進那個鐵架棚裡。

有一個穿著黑皮夾克理平頭戴茶色墨鏡老大模樣的中年男人，從這個空曠屋裡唯一的一張大辦公桌後站起身招呼我們。

<<月球姓氏>>

「剛過身？」

「欸。」

「怎知我們這邊？」

「看雜誌上的廣告。」

「你們是從保齡球館那邊進來的？」

「嘿，有夠難找的……」我哥用台語和他交談著。

這些時候我總覺得他比我更能融入這個、我們那衰老崩圯房子之外的世界。

我們跟著男人走進後間，同樣極空曠的空間，擺著兩台巨大的上了綠漆的機器，像是車床或我們小學時學校蒸便當間裡掛滿鐘錶般儀錶的蒸汽鍋爐。

我猜那大概就是火化屍體的焚化爐吧。

一旁還有一張桌子布置成簡單的神壇，供著地藏王菩薩。

男人點了兩炷香，要我們簡單祭拜一番。

然後要我們把紙箱外頭的垃圾袋拆開。

「不能連箱子一起燒嗎？」

「我想起我娘在闇黑中，低著頭往小玉屍身周圍填塞那些往生咒宣紙。」

「不行耶。」

「男人拿了把美工刀給我們，然後費力將那台綠色機器裡一個石頭平台像抽屜那樣拉出。」

我哥用刀子俐落地割著膠帶封死的垃圾袋和那只箱子。

我突然有一種想掩耳尖叫的衝動。

不能拆開！

會被發現的！

彷彿窸窣作響，一層一層剝開後，從那紙箱坍塌吐出的，會是一具秀髮如烏雲、白腴豐滿的女體。

我記得光翳的最裡層，胡亂在扭動時，總會在肘部、耳後、肩胛、臀部或大腿外側，這些裸露身軀的突出部位，涼颼颼地感覺貼到一層延展度極強的薄膜。

我記得在那光霧裡，女人裸身背著我坐在床沿，低頭在專注弄著什麼。

女人腰際滑下尾臀處有一條膘肉。

隨著她的動作拉扯著。

後來我發現她正在擦拭她胯間流出的精液。

這使我憤怒且羞恥。

「我比起我爸如何？」

「突然殘忍地問道。」

記憶裡女人哭了起來嗎？」

還是突然變臉，像個母執輩訓斥後生小子，虎著聲要我快快把衣服穿上？」

（她究竟是我父親的女人呵）會被發現的。」

女人說：「有一天我死了，一定要從你家大門裡抬出來。」

「箱子拆開。」

我哥掩住鼻，「怎麼那麼快就臭成這樣？」

「覆蓋的經文紙整疊整疊被屍水給浸濕了。」

那個男人戴上一副橡皮手套，把小玉的屍體摟抱放到那台機器的石頭平台上（他真是專業）。

非常諷刺地，剛剛被我和我哥無比莊重抬進來的，包裝得漂漂亮亮的棺槨，此時被割拆成一堆沾了屍骨臭污水的破爛塑膠紙和牛皮紙碎片。

我們碰都不敢碰。

小玉這時平躺在那頭烙燒著之前屍灰污跡的石台上。

我又看見她嘴角那像冷凍扇貝整片拖出的舌頭。

男人職業慣性地稱讚著這屍體的頭型真好，伊生前一定聰明過人。

我哥謙虛地敷衍著。

<<月球姓氏>>

這時我又有一種想發狂尖叫的衝動。

男人很費勁地將那平台推進綠色機器的肚膛裡，把鐵門關上，然後把一個船艙鎖鈕那樣圓鐵盤旋緊。把高溫焚燒的電門打開。

也許我的尖叫聲被那機器的轟轟巨響蓋住。

腦海裡出現的是一具華麗腴白的女體被烈焰吞噬的畫面。

我們回到外間那張辦公桌，我哥點數鈔票給那傢伙。

「貪財，貪財。」

男人說。

男人說約半小時可以「燒乾淨」。

我和我哥則跑到這座鐵架棚屋地下間一處陽台上的金爐燒紙錢。

那陽台憑著一條小溪的溪谷而建，奇怪的是這樣遠遠眺望著那條灰綠色的小溪，我竟可以看見一整群蒼白孱瘦的小螃蟹，像蟑螂那樣歡歡躁躁地爬過堆滿塑膠垃圾的淺灘，然後鑽入水勢湍急的溪流中。我甚至還看見其中一隻落隊停下，邊舔著牠那濕漉漉的瘦前肢。

金爐旁放著兩只塑膠千輝打火機供人使用，我哥點著了一落紙錢扔進爐裡作火引子，就把其中一只放進口袋。

又來了。

我心裡想。

然後我們像外頭混的人們那樣裝腔作勢地互相打菸，我哥用剛剛才偷來的打火機替我點菸。

我們在一些細微的小動作上講究著：譬如打菸時，用手指輕彈菸盒使菸頭濾嘴恰伸出兩根，這樣連菸盒遞向對方時，被敬菸的一方要抽內側的那根表示敬意。

我哥替我點菸時，我注意到他用另一隻手上來遮護蔽風，這樣我必須圈著兩隻手掌護著嘴上呼嚕吸著的菸，表示同等的禮貌。

等到菸頭的火頭確定燃著了之後，要非常體貼細膩地用食指併著中指輕輕敲他點火的手，表示點著了可以了謝了……我們兩個那樣靜默地對著抽菸。

這許多年過去，我娶妻、生子、身材發福、注意力渙散……慢慢朝著一個中年人的疲憊世界走去。

我哥則因甲狀腺亢進整個人清瘦看不出年紀，他的衣著卻愈來愈無法遮掩地像個流浪漢。

某些時候，我有一種我變成哥哥而他是我弟弟的錯亂幻覺……這時我哥突然開口說：「所以說哪……」我無法清楚完整地記下我哥那天全部的談話，我記得他的大意是說：因為人類的壽命和動物的壽命是如此的不同——人嘛最少平均活個五、六十歲，而一條狗的一生頂多活個十五、六年。

所以一個（有養狗習慣的）人的一生幾乎總可以經歷不同的三、四代狗的一生（「這是件傷心事。」

我哥他這麼說。

）可是可怕的是，你也不是無止境地替這些狗們送終，大約第三代的狗送完了終，人的這一生也就差不多過到盡頭了。

「我們家裡，」我哥說：「上一隻狗掛掉的時候，是幾年前的事了？」

那時不是說發誓不再養狗了？」

「是啊。」

我笑了起來。

那怕已不只十年前的事了。

我記得那隻狗叫小花。

牠死的那天恰好是大年除夕，我記得我們是在屋外遠遠近近的鞭炮和蜂炮聲中，一家人像聖母勸嬰圖那樣環繞著，看著光暉的中央那隻狗慢慢斷氣。

我記得我哥並不在那幅畫面中。

他那時在小金門當兵。

我記得第二天一早，是我爸用個紙箱把狗屍裝了，帶著我和我姊，扛到河堤外面的一片苗圃林中，挖個坑把牠埋了。

後來一兩年的大年初一，我還會和我姊帶著香和年糖、橘子，到河堤外的那片林子裡，找一個大約辨識的位置祭拜一番。

<<月球姓氏>>

之後河堤被拆掉改建成環河快速道路，我們再找不到出口可以到那堤外的河濱，且原先的那片林地被鋪上水泥變成駕駛訓練場。

我們就沒再去過了。

那時我姊仍是個二十來歲、美如春花的年輕女孩。

我還只是個高中生。

我娘還在更年期的模糊地界（那時還沒有現今這些大打廣告的什麼超薄護墊什麼蝶翼，所以總在廁所的紙簍裡，時序紛亂地發現她和我姊那鐵鏽甜腥味的一大坨經血棉紙）。

我爸還未退休。

再前一隻狗呢？

我和我哥又像小時候那樣專注地討論一個共同的話題了。

似乎那幢房子的空間線條、明亮度和氣味，亦隨著一隻狗遞換著另一隻狗的身世倒帶而快速改動著。

那隻狗叫做蘿蔔。

我記得。

我記不很清楚了。

我記得那是一隻大白狐狸狗。

那又是另一個十幾年前了。

那時我才剛小學吧？

對，蘿蔔跑掉的時候，我小學五年級了。

那時我們父親臥房的紗門還沒拆掉。

他們臥房裡還是放著那張大木床。

還有那張老梳妝檯。

門內有一面大鏡子的老衣櫃。

我們躲迷藏常會躲進去。

那時飯廳上面還沒加蓋那間違建閣樓。

菩薩香案也不是在飯廳。

那時後面有一條防火巷，還沒推出去，洗衣機和晾衣竿都在那裡。

廚房也是舊的，還有一個貯藏木棚，蘿蔔就睡在那木棚裡。

在那樣的畫面裡，我娘總是穿著淺色的連身洋裝，在那種了杜鵑、桂花、木瓜樹、鐵樹、九重葛和一個棚架金銀花的院落裡穿梭進出。

那個年代的台北似乎不像後來如此雨季漫長，不像後來父親掃起滿園落葉堆在木蓮樹根處永遠也化不成肥土，永遠潮濕腐爛漫著一股似酒似醋的餿味。

你記得那時的院落裡總是日光燦爛。

你娘穿著白色、淺藍色、粉黃色洋裝，在那園裡穿梭進出。

你總記得那紗門拉開彈簧的延展聲和摔上門後的砰然聲響。

你記得家裡有一台紅塑膠殼的電唱機。

你娘曾經買了好幾張類似 藍色多瑙河、天鵝湖 之類的圓舞曲唱片，在那綠蔭明亮的背景後面播放。

似乎在那個時間瀑布的上游（那時絕不知道後來的一切是如此急轉直下地崩跌垮落），景物悠長靜美，年輕的母親依她的想像，能力所及地把她的莊園假扮成上等人那樣（像電影裡演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娘要我哥、我姊和我，各自把班上較要好的幾個小朋友找來家裡。

我娘把一張我父親練書法的長木條桌放在那院子中央，鋪上紅白間格的塑膠布桌巾，然後用那種粉紅色塑膠免洗餐盤，盛了蛋沙拉、炸丸子、滷牛肉、豆干、海帶、雞翅，還有一些類似炸甜饅頭、炸地瓜或蕃茄蛋炒飯這些廉價而易飽的澱粉食物……另外她指揮我們把西瓜、香瓜、香蕉切成小丁，和了一罐那種糖水綜合水果罐頭，再倒了黑松汽水、芬達橘子汽水和吉利果汽水這樣亂攪盛在一個我們洗澡用的鋁盆裡（那鋁盆的底部凹凸不平且盡是鏽斑），要我穿著吊帶褲西裝打著啾啾小領帶像個小主人把那盆混水端出去，告訴大家「這是雞尾酒」。

這樣的「把我們家打扮成上流社會」的妄想，不知是從何時起真正破滅，但我娘那時真是年輕呵

<<月球姓氏>>

我記得有一個畫面是我帶著蘿蔔在院子裡玩，那時院子裡堆了一整列的紅磚，旁邊像小山那樣一堆沙土和一堆小石子。

應該就是改建廚房和樓上加蓋閣樓的那段時日吧。

我記得那些黝黑精瘦的工人們穿著短褲，赤膊赤腳，沈默無言地用扁擔竹簍在我們院子來來去去挑沙子。

那樣的畫面真的很像電影裡那些美國南方的白人農莊主和他們的黑人農奴之間，那種輕微緊張又互相摸索對方語言試探善意的氣氛。

我記得我娘總是穿著年輕的洋裝，像個高貴甜美的女主人那樣招呼著那些工人。

（我父親好像從來不曾露面）。

她會提一大鐵壺的青草茶或冰仙草給他們卻暑。

我記得那一個什後，我和蘿蔔在院子裡的沙堆旁玩，一位工人走來蹲在我們的身旁抽菸。

他抽完一根又點了一根，但從頭到尾沒和我搭一句話，只是滿眼血絲地盯著地上看（我記得他古銅色的肩臂和胸肌上，全是小粒小粒一顆顆冒出的汗珠）。

最後，他站起身，用腳踢了撮沙土蓋住他扔在地上的菸蒂，小聲地問我：「你媽媽，今年幾歲？」

那是不是我第一回從我娘被洋裝熨貼的後臀和小腿肚嗅到了性的氣味？

我記得那時我娘在大門口拉了條橡皮水管在沖水，水霧紛灑。

我淚眼汪汪，老實地告訴那工人我媽今年三十六歲。

沾著水泥味、菸草味和唾液臭味的大手摸了摸我的頭，然後離開。

我幾乎要像身旁的大白狗那樣呲牙裂齒充滿敵意地對他低吼。

我娘今年六十三歲了。

橘紅色的火燄在爐心裡舔噬著小玉的皮毛血肉。

她的肺囊像煮沸的焦糖那樣一邊起泡一邊萎縮；她的膽囊像汽球那樣膨脹起來然後爆裂，原來裡頭塞滿了煙；她的眼球和牙齦像焊燒保麗龍那樣扭曲變黑；她的血管和體液原先從炸裂的腹腔流出，旋即被高溫蒸發；她的腸子像串燒鵝腸先是油滋滋地被烤熟，然後愈來愈焦黃最後焦枯得像電纜線那麼硬。

如果那台焚化爐上有開一面圓窗鏡，可以隔一段時間窺看小玉的屍體在高溫焰中的變化，我想很可能就像一台放映機投影過久，膠卷在強光燈泡的高溫前溶化變形，最後冒煙起火燃燒而把片子打在牆幕上的景像吧。

我哥說蘿蔔丟掉的那個下什，他發狂地在家附近的巷弄裡喊著（路人們怕很困惑這個少年為何滿臉淚水在街上奔跑喊著一種根莖類植物的名字），他把那一帶的巷道全找遍了，天黑的時候才決定放棄，他說他為了怕回家被我爸揍，進門之前把那條被蘿蔔掙脫掉的狗項圈，鍊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一個家族悲劇形式的一種暗喻：有一個關係著一段我們那個家極重要記憶的角色被弄丟了（似乎從蘿蔔丟掉之後，這個屋子的光度就被愈調愈暗），只剩下我哥牽著他自己回來。

蘿蔔的上一隻狗呢？

有一隻叫巴克的大狼狗，養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後來得肺炎死了。

還有一隻叫小白的狗。

那是你很小的時候的事了。

我不記得了。

還有一張照片，是你光著屁股和小白在院子裡沖涼。

後來呢？

我哥愣了一下。

什麼後來？

我是說那小白後來呢？

吃老鼠藥死了。

好像是。

我們這樣對坐著抽菸。

<<月球姓氏>>

看著彼此的臉。

光影侵奪。

我幾乎可以聽見時間簌簌從我們漸漸灰黯的臉龐擦磨過去的聲響。

死了多少隻狗呢？

那些狗紛紛死去之後，這屋裡的一切便再也支撐不住了。

我們那樣坐著看對方的臉。

心裡同時升起一絲疑惑：他是從何時起變成現在這個模樣呢？

有一度我想著如果我們是雙胞胎，事情會不會變得比較好呢？

也許我們可以是雙胞胎。

那麼事情的回述可以不必那麼複雜。

我們不必縫湊著我們分別記得的那部分碎片。

我們不必猜疑對方撒謊且在回憶自己的這部分時心虛對方正猜疑著自己。

我們可以說：我們。

第一人稱觀點。

全知觀點。

我哥說：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壞的呢？

我也正想這樣問。

但他終究是我哥。

他大我三歲。

有一度他和我姓不同的姓。

我在現場的部分他並不在場。

而他記得的許多事情的細節是在我開始有記憶之前便全面張開的了。

小白之前呢？

還養過其他的狗嗎？

有。

有一隻叫醜巴的，是阿姨撿來的一隻鬍毛小黑狗，來家裡三天，拉了滿院子稀屎，後來爸就把牠送走了。

（送走了？

是坐車到很遠的城市的另一端把牠遺棄了？

還是在後山把牠活埋了？

） 我們終究是不同的。

他如今已是個流浪漢了。

而我不是。

我們其實都知道原因（是什麼原因你們不是雙胞胎？

是什麼原因你們變成現在這個爛模樣？

是什麼原因最後所有的狗都死了？

是什麼原因你們必須假裝是在這島上出生，但其實你們本來就是出生於此？

是什麼原因這個家的第二代過了三十五歲，男的還全是處男，女的全是處女？

） 因為一個爛笑話？

因為我們那個流浪漢父親興之所至，每次版本都不同任意瞎掰的家族史起源？

於是，我們（難免帶點誇耀和競技氣氛地）哀傷地在這火葬之地，在這空氣充滿骨灰浮飛而呼吸較艱窒的違建，在這送行之地，有形屍骸的終點，血肉化為齏粉的轉換場，在這高溫得讓人眼淚失控的粗糙渡口……我和我哥，開始詢問、串供、復原、回溯著我們（因為某種精子與濾泡的時差而遺憾未能成為一對雙胞胎）差距甚大的記憶。

整體的印象是：我哥的記憶段落總帶著一種陰隲受傷的情感，他總帶著一種復仇者的理性亢奮在描敘著事件現場的細節。

這使他的回憶片段帶有一種推理劇橋段的沈悶氣氛：好像有什麼事曾經發生、好像有許多真相被粗暴

<<月球姓氏>>

地隱瞞，我父親在他的回憶畫面裡，「好像總因犯了罪」而面有難色地陰暗著臉……或許因為這些年流浪漢的經歷使然，我認為他常把父親和那個「在一旁冷眼旁觀的他自己」角色混淆了。

他亦常技癢難耐地把他自己的流浪場景塞進他原先要描敘給我聽的那個，父親的場景……至於我的記憶段落呢？

也許正遺傳了父親好誇大吹噓的性格，為了某種想將描述的畫面在講述中發光浮起的虛榮心——我總會被畫面裡某一種突然失去時間重力，一切靜止懸浮的慢速狀態所蠱惑……後來我發現，所有我現在記得的畫面，都不是我「現在正在記得」，而是在更早以前的某一個瞬刻記得的，像記憶的中途轉運站或變電所……我記得了那時記起的畫面……我曾在國小四年級時，煞有其事地回憶起國小二年級之前的一些往事，而那些往事被留存下來，可能在我高中某一年，「突然想起」去回憶國小二年級的事，於是我記得的全只剩下國小四年級那次記得的，在那次揀選之外的，我竟然想不起其他任何一絲光濛霧影的記憶了。

像是緊急煞車，一整隊的人弓腰揮臂地摔跌進司機的椅背海綿墊裡，一個填塞著一個，最後疊印成一個千手佛般的人形印子。

正因為我們不是雙胞胎。

所以我們分別記住了事情的不同部分。

像硬幣的兩面，像拇趾不同大小的左腳和右腳，像第一次在理髮店裡披著白色罩袍發現鏡裡時鐘數字皆顛倒，像迷路的人在陌生的森林裡另一棵樹幹上刻著和自己留下的相同記號……像水蛭的光滑表面和牠翻開剝露的臟體內腔。

譬如說像動物園吧，我哥說，他記得有一次，我爸帶著他，還有熊叔叔，在圓山動物園（不是現在的木柵動物園）旁的一條長長的路上走著。

我哥說，那是他很小的時候（可能我還沒出生），所以他記不得那條「很長的路」，究竟是在河堤上呢？

還是在一條兩旁盡是暉黃燈泡小販的市集？

不過他記得兩件事：一是當時是白天，天邊卻詭異地懸著一輪大而慘淡的灰白月亮；一是他記得他們踩過的地面，全是那種乾涸龜裂的一大片一大片泥地。

那種腳踩上去，像被那些硬梆梆裂片間隙縫輕輕吸吮陷落的新奇經驗。

<<月球姓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